

这场恶战，粉碎了日军“使中国窒息”企图

——追寻镇海保卫战的喋血硝烟

宁波晚报记者 杨静雅 石承承 通讯员 方梦迪

1940年7月16日，天未破晓。浙江宁波镇海口，海面巨浪翻滚，二十艘日舰直奔浙东门户的最后屏障，骤然响起的炮声撕裂黎明……

招宝山炮台，守军紧守老旧火炮死守阵地；威家山丛林，白刃战的寒光里将士宁死不退；青峙岭上，守军顶着“轻武器一般不准对敌机射击”的禁令，以机枪、步枪齐射击落日机……
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场镇海保卫战让日军侵占宁波晚了近一年，粉碎了日军“断绝国际交通运输使中国窒息”的企图，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上书写了“以弱胜强”的传奇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时隔85年，走进宁波市档案馆、镇海区档案馆，翻开泛黄、褪色的《时事公报》，我们得以重见那些在炮声中挺立的脊梁，在血泪中绽放的勇气。



修建于2005年的“七一七威家山抗日纪念碑”。崔引 摄

抗日碉堡群上，当年的弹孔仍清晰可见。



1940年7月21日的《时事公报》。原件藏于宁波市档案馆



1940年，日军入侵镇海城区。镇海区档案馆提供

烽火骤起，8000多人无家可归

1940年7月17日的《时事公报》头版带着“硝烟味”：“敌第三舰队宣称封锁华南各港口，昨镇海口外敌舰二十艘开百发炮，敌机三十一架轮番投弹七十余枚。”

日军觊觎镇海要塞已久：1937年9月，日舰首次进犯镇海要塞；

1938年3月，日舰再次对镇海炮台发起攻击，借机绘制《镇海炮台平面图》，记录各炮台位置，甚至连“宏远炮台的二十四门炮当中有一门无法使用”的细节都标注在册；

1938年10月，广州沦陷，镇海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主要港口。日军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《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》中直言：“镇海离上海近在咫尺，是一个要塞。那里架设着许多巨大的要塞炮，使得日本军舰无法靠近……”日本海军决定首先破坏位于宁波前面的镇海要塞。

镇海要塞的炮台上，中国守军用的是“老古董”——炮的射程不足、瞄准装置简陋，甚至连装填炮弹都要几人合力。

《时事公报》未细写的是，彼时的中国守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日舰在远海游弋时，他们隐忍待命；等日舰进入射程，他们便集中火力轰击，腾起的水柱迫使日舰改变航线，暂时退却。

“不堪用”的旧炮里，喷出的不止火药，还有一个民族宁折不

弯的筋骨。

天亮后，日机呼啸而至，自晨至暮，先后发起十轮轰炸，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能听到飞机在上空呼啸而过。

《长警月刊》在“实记”一栏《敌犯镇海》一文中提到：“（飞机肆虐），我江南小港一带，惨遭蹂躏，损失房屋财物不少。”

轮番轰炸一直持续到1940年7月17日凌晨。在炮火掩护下，日军尝试在穿山码头登陆，但遭遇中国守军抵抗；随后，日军搭乘汽艇在芥毛贝村后的老鼠山登陆，向镇海要塞后背推进，占领镇海县城。

同日17时，日军在后海塘、招宝山、紫竹林和大道头登陆。中国守军抱着“死也不让日军前进一步”的信念与之拼杀，但终因装备悬殊，不支溃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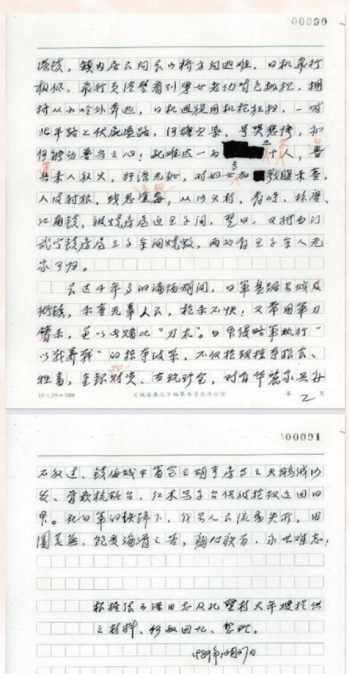
日军占领招宝山各炮台，并攻占镇海要塞的制高点——威家山。

日军登陆后，对手寸铁的铁平民施以法西斯暴行，沿途纵火烧房，枪杀百姓，奸淫妇女。从《镇海县志》编纂委员会手稿中记录的1989年12月的一份幸存者回忆中提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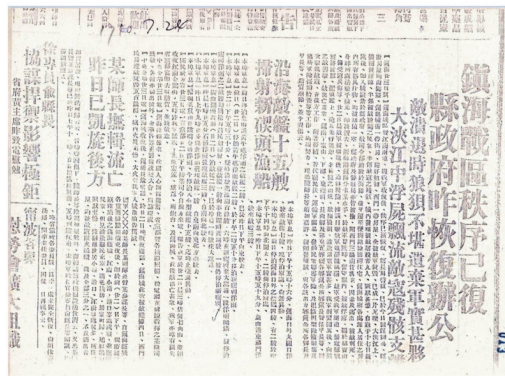
“男女老幼背包挑担，拥挤从小岭外奔逃，日机回旋用机枪扫射，一时北平路上伏尸盈路，河塘血染，号哭悲惨……死难一百三十余人，日军杀人放火，对妇女多加戮杀……残忍至极，从沙

头村、青峙、林唐、江南镇，被烧房屋近五千间，翌日，又将西门武宁镇房屋三千余间烧毁，两处有五千余人无家可归。”

据《中国共产党镇海历史》（第一卷）记载，日军侵占期间，镇海要塞所有炮台都被炸毁，8400余间民房被烧，8000多人无家可归。侵略者的铁蹄尚未站稳，一场绝地反击的序幕已悄然拉开……



1989年记录的关于日军罪行的回忆录。镇海区档案馆提供



1940年7月24日的《时事公报》。原件藏于宁波市档案馆

军民齐心，百姓拿出棺材给阵亡英雄用

抗日战争的烽火，从来不是将士独燃的孤焰，而是全民族共赴国难的燎原之火。在“团结抗战”旗帜的指引下，中共党组织、抗日救亡团体与社会各界群众一道，纷纷汇人民族抗争的洪流。

战斗打响时，乡贤唐爱陆便受托奔走各乡镇，严令各保长，速派人力抬运伤员，不得躲避、推脱、拖延。

其实无需更多动员，这份民族大义早已融入百姓血脉。威家山前线枪炮轰鸣，百姓不惜冒着枪林弹雨，冲到离战场最近的地方运转伤员，耳畔呼啸的子弹挡不住他们救死扶伤的脚步。

随着战局趋紧，伤员激增，纱布、绷带告急。消息传开，不少百姓

转身回家，将崭新的白布被单利落地剪开，送往阵地。那些本是筹备婚事的嫁妆或积攒多年的家当，此刻都化作救命的绷带。中共庄桥支部也迅速组建战地服务队，带着担架、急救包和慰劳品奔赴前线。队员们穿梭在炮火间，包扎伤口、慰问难民、宣传鼓动。

镇海岩一乡抗日救亡团还协助乡公所办起难民收容所，共接收难民350余人。

7月18日午后，百姓在长山桥、东岗、下邵至五乡沿途的凉亭、桥头旁，大路旁支起茶水摊。百姓要么提着铜壶为民夫添水，要么端出刚熬好的蛋汤、稀饭，供伤员取用。粗瓷碗碰撞的

脆响里，藏着最质朴的关怀。

威家山肉搏战正酣时，为了让将士们吃饱了上前线，百姓特地宰了肥猪，将热腾腾的白切肉送到前线。油光锃亮的肉片裹着香气，顺着战壕传递，将士们咬着肉，眼里燃起强烈的斗志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一位不知名的老人，看到阵亡将士遗体暂厝荒野，便将自己备下的棺材抬了出来，“孩子们为国捐躯，不能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”。

彼时的镇海大地上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筑起防线。正是这份军民同心的暖流，在战火中奔腾不息，让“抗战从来不是孤军奋战”有了最鲜活的注脚。

意义重大，粉碎了日军“使中国窒息”企图

《时事公报》的油墨早已褪色，但铅字间的烽火、未书尽的牺牲，早已刻进民族记忆的年轮。

这场激战，在历史坐标中留下了独特印记。此前日军在华南、华东沿海登陆多如无人之境，镇海保卫战创造的“登陆—反攻—驱逐”的战例，如同一记重锤——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凭借勇气与智慧也能战胜强敌。

作为浙东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，这场战斗的胜利根源深植于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：全民抗战的信念深入人心，终将战胜装备精良且被武土道精神裹挟的日军。

《战地》杂志在《镇海大捷的意义》一文中指出：此战粉碎了日军“断绝国际交通运输使中国窒息”的企图，在1940年的抗战相持阶段，这场胜利如同一束光，让“抗战必胜”的信念更坚定。

1941年4月19日，日军再次侵犯镇海口，镇海、宁波相继失守。虽最终沦陷，却比日军原计划迟了近一年。这迟来的一年，恰是镇海保卫战筑起的时间防线。

时隔85年，人们从未忘记。2005年7月，民间人士出资修建“七一七威家山抗日纪念碑”，如

今纪念碑竖立在威家山头，与远处雄伟的招宝山大桥、林立的高楼和川流不息的汽车相映。

每年清明，都会有老兵后代、学生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里，触摸掩埋上的弹痕，听战斗故事，向长眠于此的英烈敬献花篮。

回顾历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要让后人知道，和平是用什么换来的；回顾历史，是要告诉后人，所谓英雄，不过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；所谓奇迹，不过是在绝境中把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必须赢”的执着。

镇海保卫战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，却与无数浪花汇聚成中华民族抗战的滔天巨浪。

今天的海疆早已换新颜，但镇海保卫战留下的“无论对手多强，脊梁不能弯”的信念从未褪色。这正是85年后我们回望历史，最应传承的力量。

艰难反攻，守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战

镇海沦陷，宁波防务告急。

就在前线将士和日军浴血厮杀之际，中国援军于7月17日从绍兴上虞出发，穿越日军轰炸区，驰援镇海。

中日双方很快将争夺的重点锁定在威家山。这座不足百米高的小山地势险要，是镇海城区的制高点。对中国军队来说，控制它，就能遏制日军向内陆推进。

“我们死了，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中国人，威家山不能丢！”抱着这种信念，在狭窄的山道上，中国守军和日军展开白刃战。

当时，日军占据威家山制高点，又有飞机、军舰炮击。中国守军只能趁着夜色，轻装摸黑上山，冲入日军阵地与之肉搏，以近战抵消日军优势。

这注定了战斗的悲壮惨烈——中国守军军官叶自强用大刀劈倒日军的瞬间，自己也被数把刺刀刺穿；一场战斗下来，整个连的战士从百余人锐减至不足十人，鲜血染红了山间的茅草。

《敌犯镇海》一文中提到：“在二十日的总反攻中，我军英勇地冲入敌阵，与敌肉搏数次，激战两三天，双方损失均重，至廿一日夜，我军抱着决死的精神，翻山倒海地向敌营冲击，敌伤亡甚重，支持不住，遂告溃败，我于廿二日五时许，始将镇

海完全克复！”

《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》一书中也曾对战斗有过描述：“激烈的手榴弹战，挥动着白刃进行殊死的劈杀，双方相继有人倒下去。这不是电影，这是流血现场。”

一直到7月21日，人们才从《时事公报》上看到好消息：“江南方面形势好转，我大军源源开（赴）前线反攻得手，小港敌已击退，威远炮台收复。”

事实上，不甘心失败的日军还曾于7月21日再次集中兵力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军舰炮击，飞机轰炸，一时间镇海硝烟笼罩。

胜利的战线艰难而持续地推进，攻克金山、攻克港口、克复泥湾、克复宏远炮台、克复镇海县城……直到日军完全败退。

据统计，这次镇海保卫战中，有近600名爱国将士阵亡。

7月23日，《时事公报》用大篇幅报道胜利：“本埠民众鸣爆竹祝捷，欢欣若狂”，街头巷尾，百姓举着报纸奔走相告。

面对最终的失败，日军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石桥鉴于说：“日军只是一个大队，要防卫镇海，兵力显然不足”，且“毁掉炮台”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。

那不过是日军自欺欺人的宣传。7月24日的《时事公报》说：

“敌溃退时狼狽不堪，遗弃军实甚多，大决江中浮尸漂流，寇寇残骸支离。”那些漂浮的尸体，是侵略者注定溃败的注脚。

时隔一个多月后，8月29日《时事公报》刊载“中央宁波二十七日电：犯镇海敌酋薛乡自杀，损失惨重遭受斥责。”

这场胜利的背后，是将士的浴血，更离不开百姓的赤诚……



如今的招宝山（摄于2024年）。镇海区文广旅游体育局提供